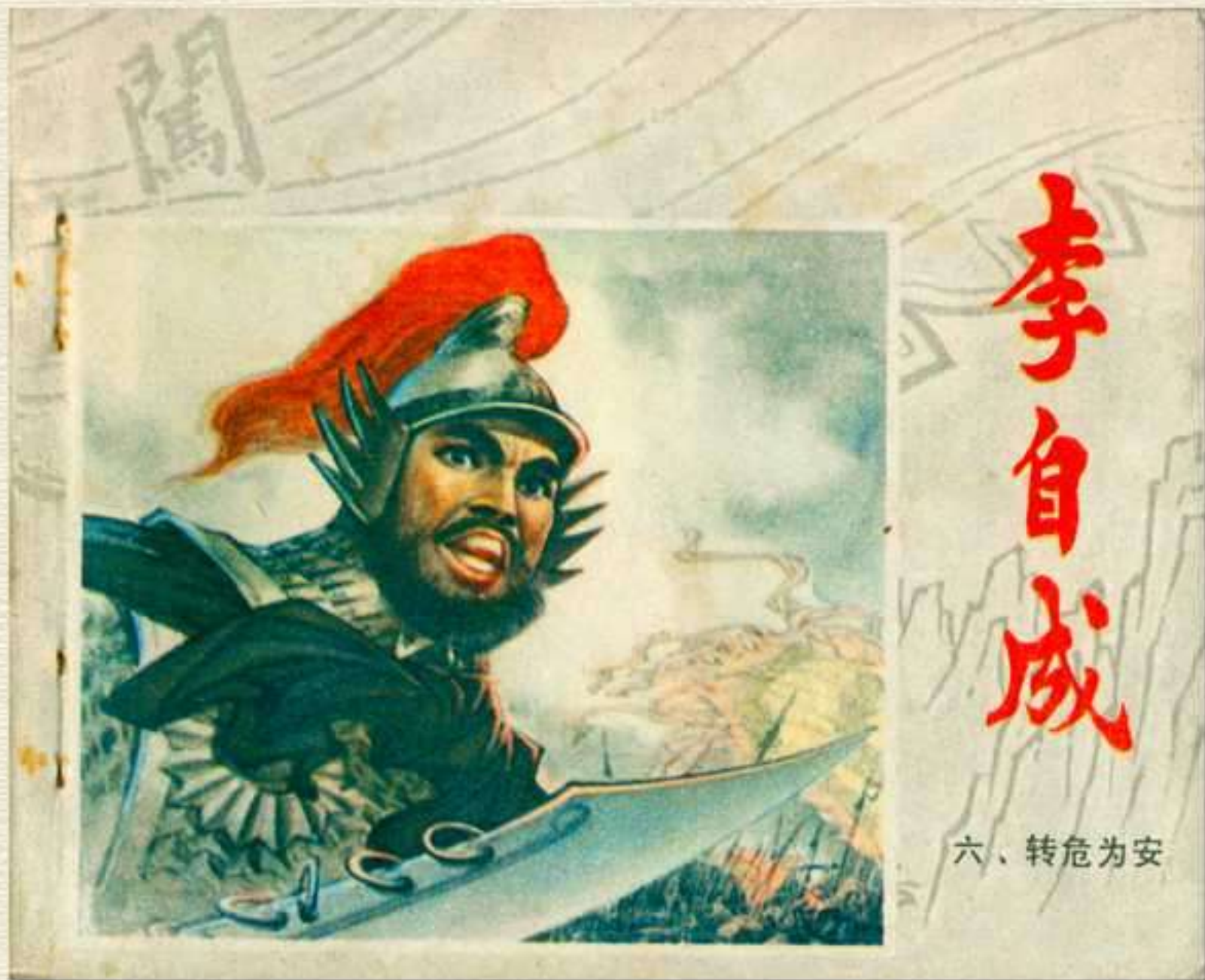


连趣在线

李自成

轉危為安

原著 姚雪垠 改編 黃亦加
繪畫 秀公 新昌 新國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年4月一版一次



连趣网

www.mylhh.com



[內容提要]

這是根據姚雪垠著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改編的連環畫之六。《轉危爲安》是寫李自成去石門穀處理杆子嘩變后，劉宗敏帶病留守老營，有勇有謀，以少勝多，戰勝官軍進攻，收復馬蘭峪，收拾了宋家寨鄉勇。與此同時，高夫人率軍收回智亭山，指揮白羊店戰鬥。起義軍連續作戰，打了大勝仗，使商洛山形勢化險爲夷，暫時轉危爲安。第七冊將描繪在清兵再次進犯，起義軍重新振起的情況下，明王朝內部所面臨的軍事、經濟危機和種種矛盾。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79年4月一版一次



連趣網

www.mylhh.com





在离闯王老营附近，通往宋家寨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个巫婆叫马三婆。宋家寨寨主宋文富一面利用她暗中收买镇守射虎口的义军，一面暗中勾结官军，妄想一举荡平义军，换取个商州守备官职当当。



马三婆有个侄儿马二栓在射虎口王吉元手下当义军，她通过二栓试探过王吉元。王吉元初时骂过二栓，后来表示事关重大等和自己几个亲信商量商量再说。



马三婆听二栓讲王吉元开始有些动心了，赶快溜进宋家寨向宋文富报告。宋文富下决心花大本钱收买王吉元，要马三婆继续抓紧进行。



这天，闯王正担心射虎口的情况，王吉元来了。禀报了宋文富勾结官军的情况后，又说：“他杂种巴不得我上钩，只要我率军投诚，许我做个游击将军，外加三千两银子。”



王吉元说：“我想佯装答应，因为他们并没疑心我。”闯王同意他的反间之计，笑着说：“俗话说打鬼就鬼，你们倒是会用鬼。”然后，又要王吉元继续哄住马三婆和二栓，随时掌握宋家寨动静。



王吉元不敢在老营多耽搁，仍从小路走了。王吉元走后，闯王很觉放心不下，但当前四下起火，自己必须立即去处理石门谷的杆子哗变，否则面向蓝田官军的大门就敞开了。



闯王去石门谷处理杆子哗变了，刘宗敏奉命来老营坐镇。他担心自成到了那里有性命危险，不顾老营兵力空虚，令张鼐挑选三百名将士，火速出发，到石门谷保护闯王。



命令刚下，清风垭飞马来报，说探得智亭山失守，清风垭和白羊店告急。宗敏吩咐清风垭来人速回，传他的命令：如若官军小队来犯，坚决剿灭；如若大队来犯，凭险固守。



清风垭的人刚走，刘体纯派人来报，说商州的官军已经出动，将向马兰峪进犯。宗敏根据闯王的布置，命令他们立即撤出马兰峪，坚守野人峪。



几处禀报，使宗敏看清了敌人的险恶用心，是等义军接应不暇的时候，出动宋家寨的人马，进袭老营。而老营却十分空虚，他命总管将老营的人，动员起来，准备迎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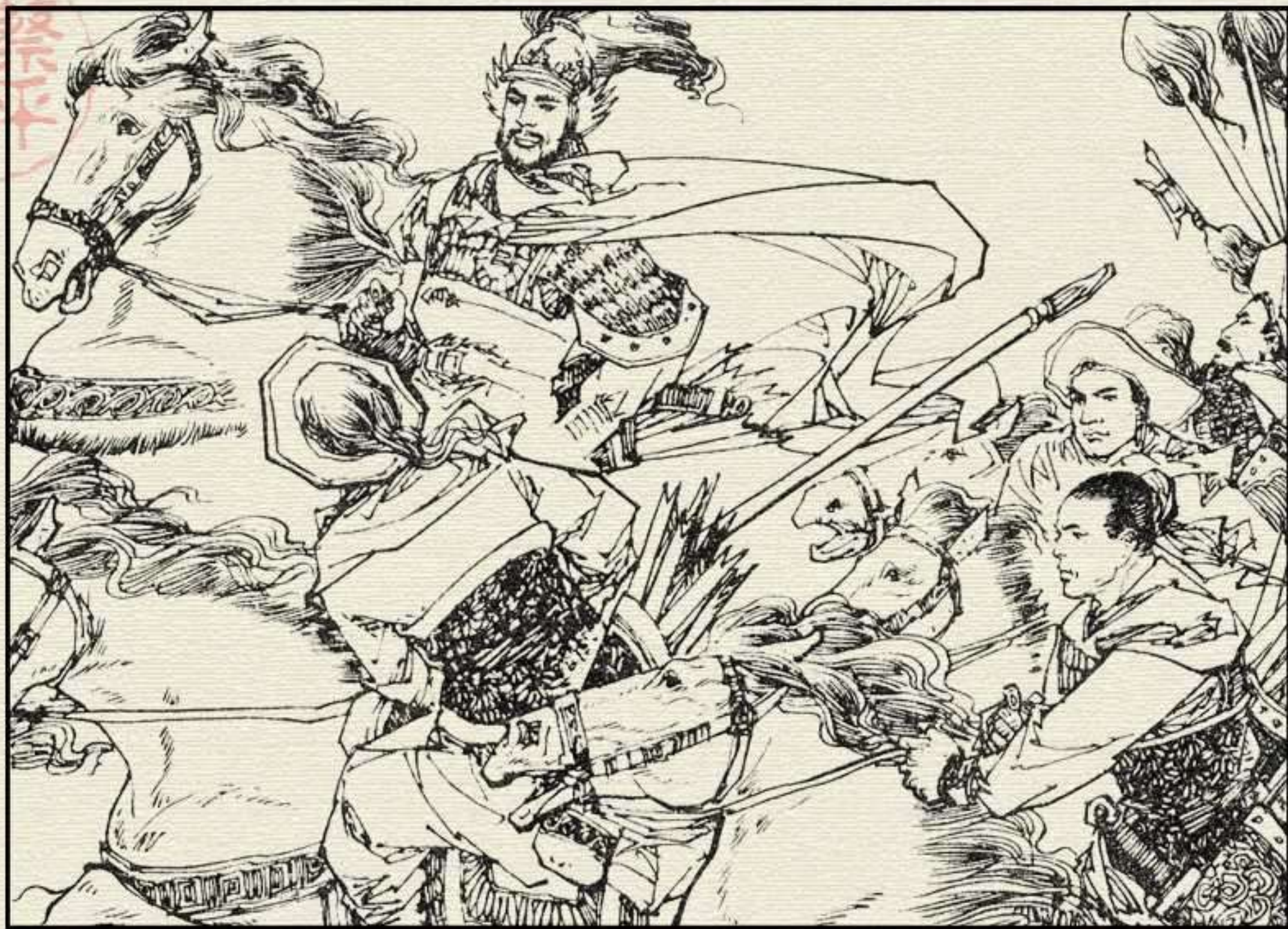
吩咐完毕，宗敏出了老营找到李过，和他交换了意见，都担心清风垭的安危。李过说他和黑虎星的头目们较熟，再三要求去那里坐镇。宗敏只好勉强同意他带病出征。



宗敏从李过那里出来，直接赶到了射虎口，询问了宋家寨的动静，然后悄声告诉王吉元，仍然按闯王的计策行事。吉元担心地说：“我怕老营空虚，对付不了官军和宋家寨。”



宗敏胸有成竹，挥了挥手：“你少操这号心！记住：今夜一定要把宋家寨这股脓挤出来。你立大功，就在今夜。”吉元激动地说：“闯王叫咋办咱们就咋办。”



宗敏没有把罗虎率领的孩儿兵隐蔽在射虎口附近山洞的事告诉王吉元。他叫吉元带他出寨巡视。因这里离宋家寨很近，吉元怕出意外，挑选了几十名精骑跟随总哨。



宋家寨的人远远认出来骑白马的大汉是刘宗敏，登时在寨墙上拥挤了很多观看。宗敏正看着，忽然叫声“不好”，身子一晃，栽下马来，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大家顿时慌了手脚，既要抢救总哨，又要防备宋家寨趁机进犯。幸亏吉元遇事尚能沉着，立刻吩咐三个大汉轮流背负刘宗敏，他自己率领骑兵断后保护。



回到了射虎口寨里，吉元凑近宗敏耳边连声唤道：“总哨！总哨！”他不答应，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众人见这情景，十分着急。



这里没有医生，众人救他心切，偏生忙中无计。有人出个主意，说他可能是中了邪，请巫婆马三婆前来驱邪。宗敏的亲兵深知总哨的脾气，首先反对，使吉元拿不定主意。



宗敏突然把眼睛睁开一半；“你们在说什么？”吉元连忙把大家商量请马三婆的事回明。宗敏一听，有气无力地说：“请吧！”吉元赶快派人去宋家寨请马三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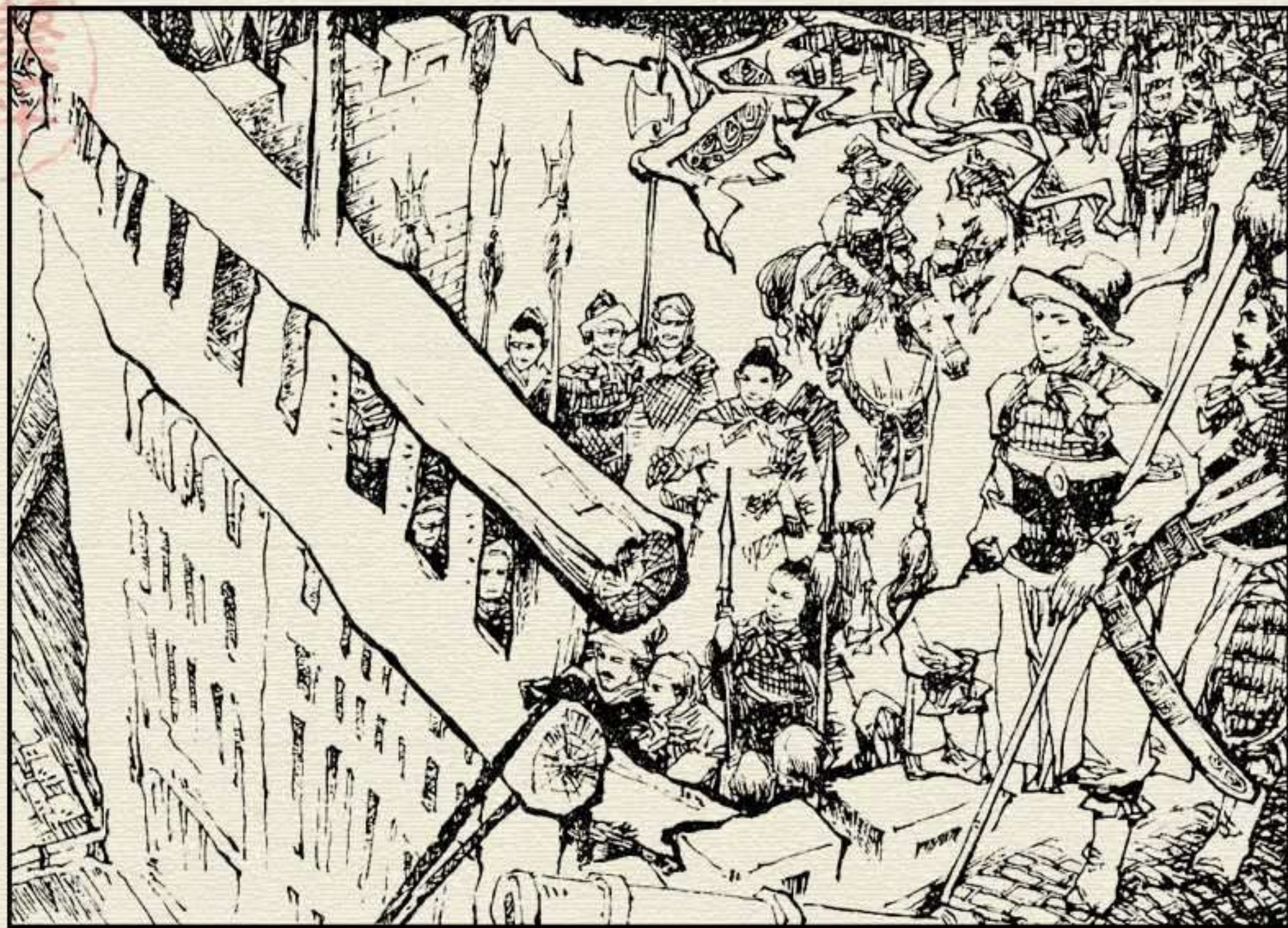
宋家寨寨主宋文富听说刘宗敏栽下马来，正打算派人去王吉元那里打听实情。忽得下人禀报，说王吉元派人来说刘宗敏突然中邪，病势沉重，特请马三婆前去治病，心中大喜。



宋文富一边派奸细护送马三婆前往射虎口，探明刘宗敏病情，一边派人飞马奔往商州城，将提前于今夜三更进袭李自成老营之事禀报巡抚，请他明晨指挥大军进攻野人峪。



马三婆到了射虎口，见宗敏口吐鲜血，说了声“回老营”，又昏迷了，心中暗喜。王吉元见宗敏病重心如刀割，他命人护送总哨离开这里，并叫马三婆也跟着去。



宗敏被抬回老营，将士们见他突然发病，都感到万分焦急。任继荣断定宋家寨会在今晚进袭老营，所以在黄昏前就下令全寨紧急动员，并将老营寨门关闭，禁止出入。



宗敏睡了个好觉醒了。他瞪了马三婆一眼：“快下神吧，我要看你捣得什么鬼？”马三婆见他神志突然清醒，吓得脸色灰白，勉强陪笑说：“刘爷身体好了，我看不必再下神啦！”宗敏喝道：“胡说！”



马三婆明白中了计，却不敢违拗。宗敏见她装模作样，火冒三丈，一把抓住马三婆的脑后发髻，把她掙出门外，紧接着叫慧英收拾她去。



马三婆一听说要杀她，浑身发抖，哀求饶命。慧英平日就非常讨厌她下神弄鬼，近来知道她是宋家寨的坐探，更加痛恨，抓着她发髻用力一提就走。



这时，宗敏的几个亲兵部拥了过来，争着要杀马三婆，说：“慧英，让我们去收拾，这不是你姑娘家干的活。”慧英哼了一声：“别小看姑娘家，做这个活手脖子不会软。”



处决了马三婆，吉元正好派小校来密报，说宋家寨集合的乡勇和官军，由宋文富亲自率领，将于四更袭击老营。他们商定由吉元在前带路，赚开寨门。



宗敏听了禀报，命小校火速回去，吩咐王吉元仍按原计划办事，并说今晚凡是咱们的弟兄都暗藏白布一块，夜战时缠在臂上，以便识别。小校答应一声：“是”，转身就走了。



小校走后，总管把自己的布置报告了总哨。宗敏拍着他的肩膀说：“行，我知道你不是草包，所以趁机睡了一觉。要不是老子行苦肉计，咬破舌头，王八蛋们还不会上当哩！”



继荣激动地笑着说：“你这一计，可把我们吓坏了。”宗教好象没听见，叫总管立即派人给罗虎和二虎传达他的战斗命令，然后大声呼喊：“快点拿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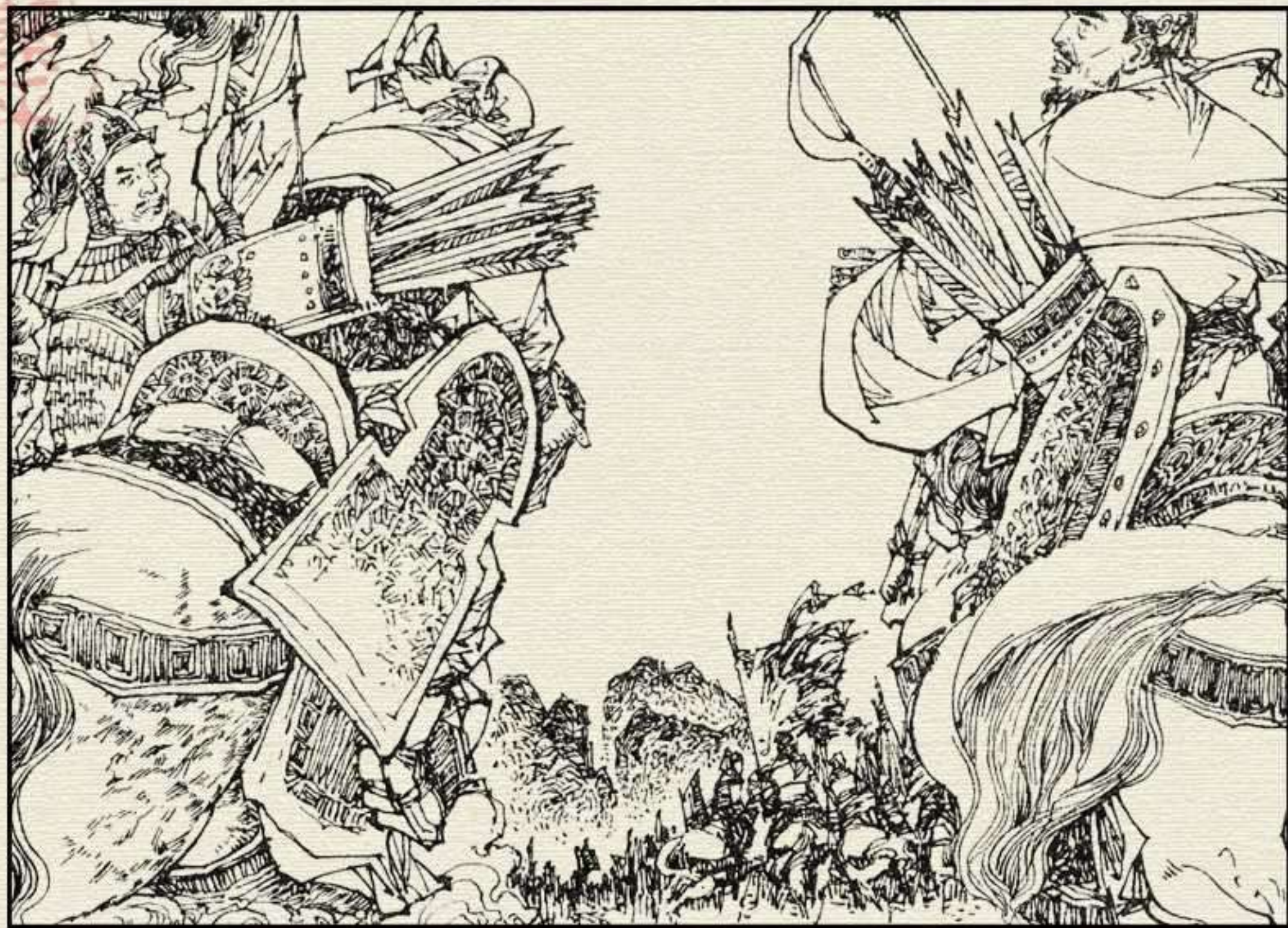
吃毕晚饭，宗敏带着总管、慧英和亲兵们走出老营，上寨巡视，鼓励弟兄们英勇杀敌，活捉宋文富。大家知道总哨今晚的病只是一计，战斗情绪更加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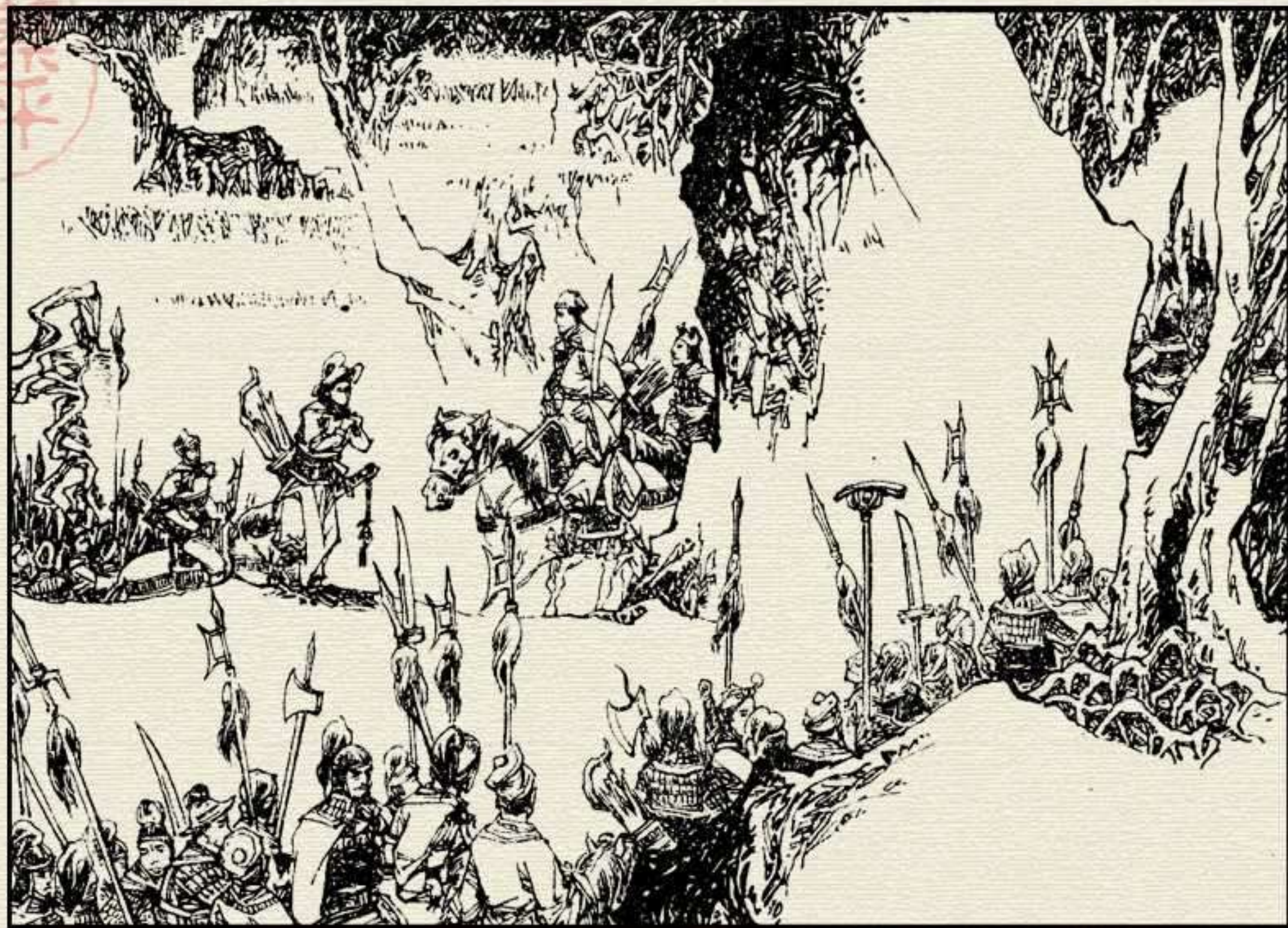
吉元早已准备停当，带着两名亲兵，走出射虎口外，等候宋家寨人马到来。过了一会，宋文富来到，他看见王吉元态度恭顺，十分放心，便问李自成的老营有什么动静。



王吉元告诉他，刘宗敏仍是昏迷不醒，病情严重。宋文富冷冷一笑：“内应之事如何？”吉元回道：“众弟兄见大势已去，老营难保，多愿做我们内应。凡是愿降的将士一律臂缠白布，以便识别。”



宋文富听了为之一喜：“这样很好。事成之后，我要在抚台前竭力保荐，从优奖赏。”说罢，就叫王吉元的骑兵在前面带路，向李自成的老营扑去。



三更时分，人马来到了离老营三里开外的一个山窝里。王吉元下了马，躬身对宋文富说：“禀大人，老营快到了，只怕夜深人静，马蹄声传到寨中，反而不妙。”宋文富眼珠一转：“你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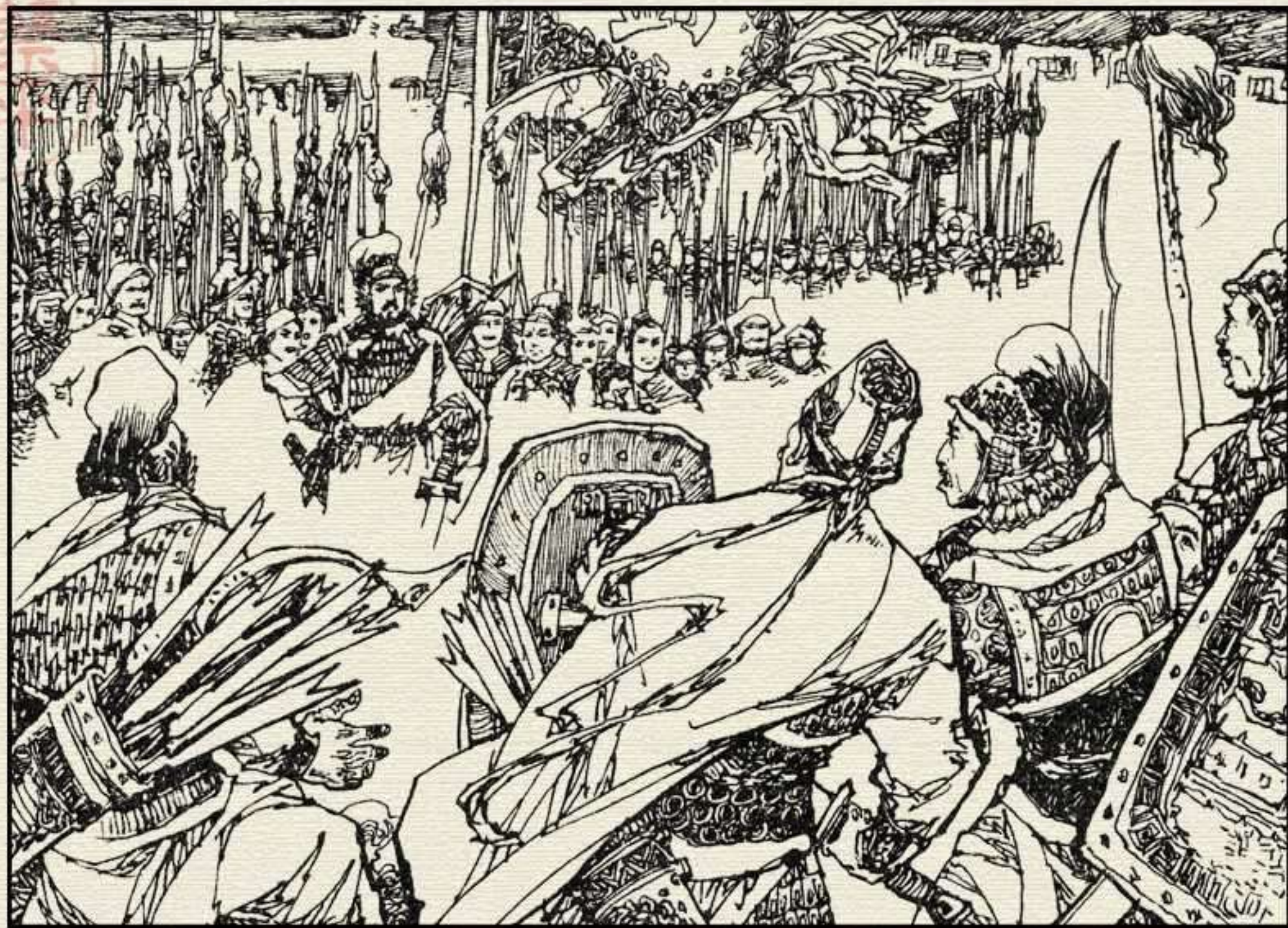
王吉元说：“依小的看，为求机密，不妨把所有的马匹骡子都留在此处，轻装上阵。”宋文富想了想，说：“你说的有道理。”随即传令，留下牲口，全体步行，继续前进。



到了老营寨门前，王吉元按照事先联络的信号，先放一响箭。箭声刚落，寨门大开，只见门洞中每边各站了十名弟兄，臂缠白布。王吉元率领弟兄们一进寨门，直向老营奔去。



等宋文富的大队乡勇涌进寨门，忽然寨门一阵锣响，整个山寨一片战鼓齐鸣，喊杀声惊天动地。刹那间，王吉元的队伍大叫：“活捉宋文富！”反身向宋文富的队伍掩杀起来。



宋文富兄弟在众人簇拥中仓皇奔到寨门边，忽然面前出现了几支火把和一面“刘”字大旗。宋文富一看，正是刘宗敏，登时在心里说：“完了！”扭头就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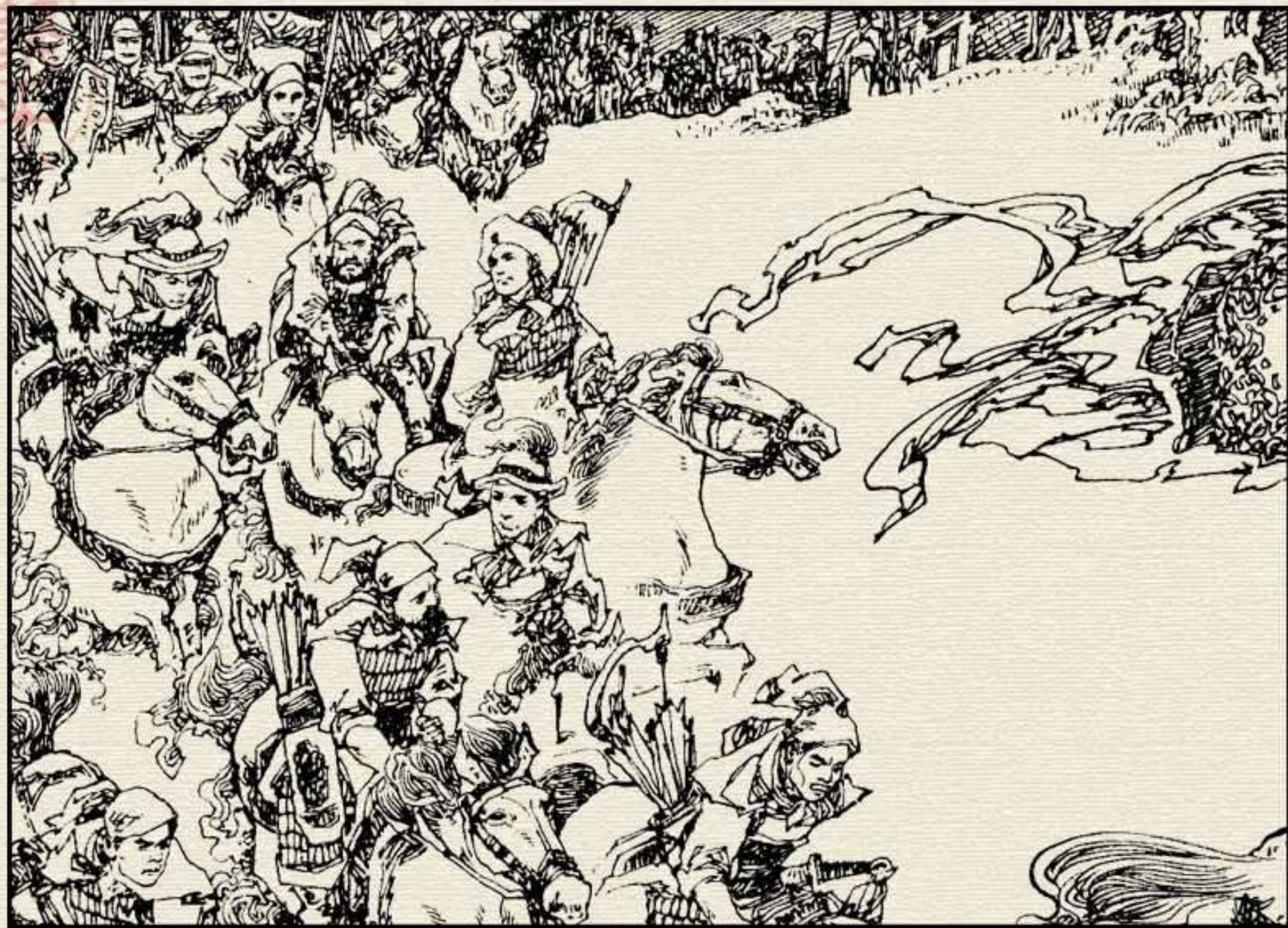
但是宋文富一回头不但遇见王吉元的一起义军追来，同时从左右也出现大群义军，将他团团围困。宋文富兄弟胆战心惊，随着乡勇跪下投降。



不过半小时，结束了这场战斗。检查俘虏，不见官军那个千总。宗敏命弟兄们仔细巡视战场，回到老营，提审宋文富，弄清丁启睿的作战计划。



宋文富交代了丁启睿今夜亲自到马兰峪，指挥官军进攻野人峪，另一路官军由智亭山进攻清风垭，并与他约定，袭破闯王老营后，在高山上放火为号，然后从背后夹击野人峪。



宗敏弄清了敌人作战意图，立刻命令从野人峪紧急调来的人马火速赶回，并说他马上就到，命吉元率领骑兵驰援清风垭，命任继荣坐镇老营。然后转向亲兵说：“叫慧英！”



慧英正在搜索逃敌，听说总哨找她，赶快跑来。宗敏简单询问了娘子军伤亡情况，随即命她们马上出发赶至野人峪。慧英说了声：“遵命！”立刻集合队伍去了。



宗敏布署完毕，叫总管派人去向闯王报捷，然后大踏步走出老营，说一声：“把我的大旗带上！”随即同亲兵们跳上战马，向着野人峪方向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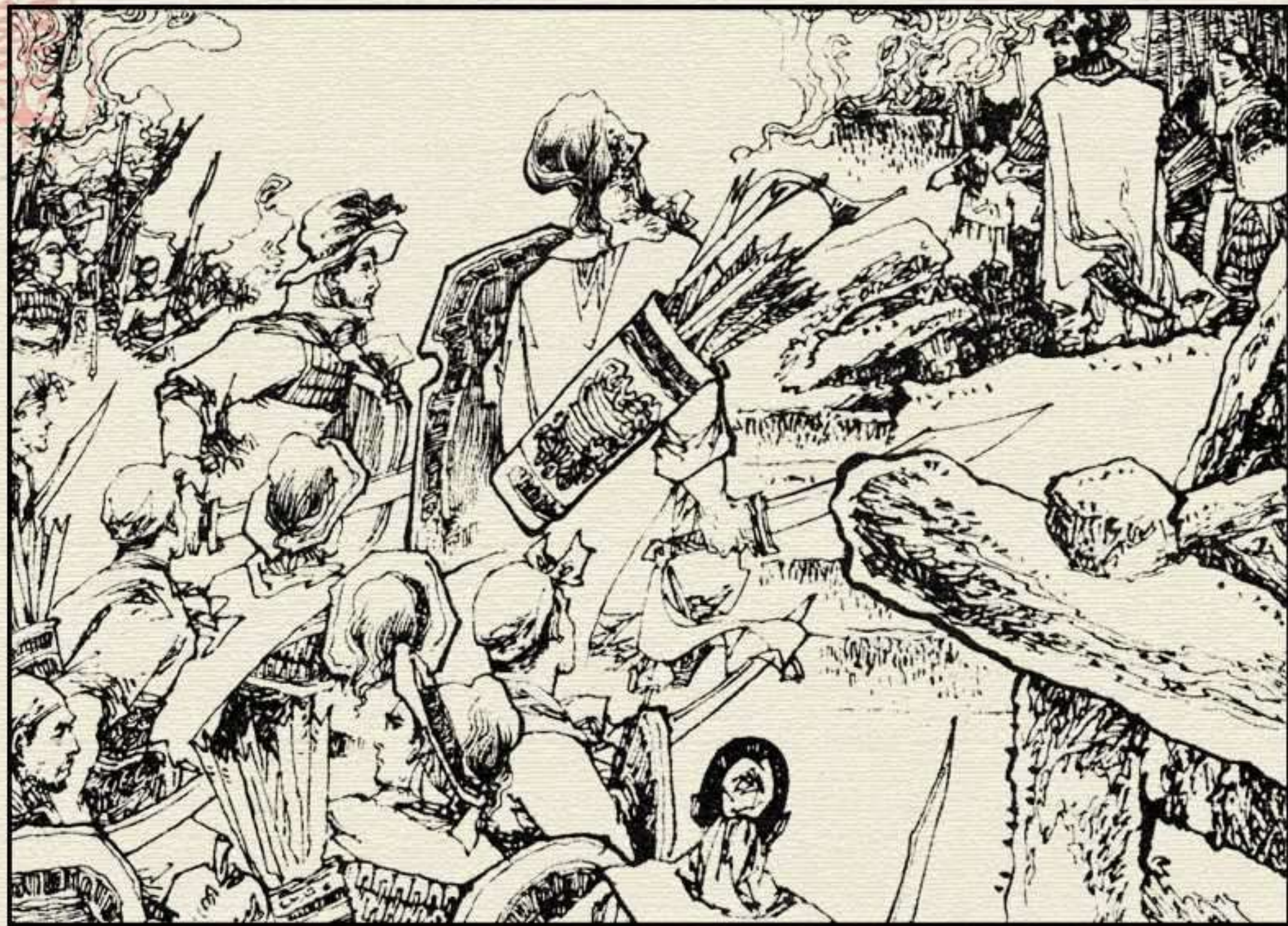
野人峪到处充满紧张战斗气氛。宗敏赶到这里，正是官军准备重新发起进攻的时候，他见将士们劳累不堪，令刘体纯将人马带下去休息，把守寨的任务交给娘子军。



寨墙上只剩下慧英率领的一百多名娘子军。宗敏叫大家蹲在寨垛内吃早饭，不许露头，不许擂鼓，不许呐喊。整个山寨登时变得十分寂静。



军官呐喊着攻到几十步以内，仍不见寨上有任何动静，以为义军已经放弃了野人峪，便一面破坏鹿角障碍，一面向寨上施放鸟枪、火铳和箭。但刘宗敏仍不许娘子军反击。



体纯听见敌人的鼓声和喊声已近寨边，立刻率领二百人要奔上寨来，忽见宗敏作个手势，叫着他的小名说：“二虎，停在那里等候！没有我的令，不许上寨！”他只好停下。



一会儿，官军抬着云梯向寨门涌来。宗敏隔着箭眼，看得清楚，大声说：“快射！”娘子军和他的亲兵们登时向三十步以内拥挤前进的官军猛射，敌人纷纷中箭倒下。



慧英看见一个军官气势汹汹地在后边督战，并亲手杀了两名后退的士兵。她满腔怒火，对准那军官，一箭射去，正中那家伙的喉咙，仰面倒地。



左右人抢了他的尸体，反身就跑。众人跟着溃逃，相互践踏，死伤累累。体纯知道官军败退，请求出寨追杀。宗敏摇摇头：“不用。慧英，你们站起来擂鼓呐喊，叫狗日见识见识。”



娘子军全从寨垛上露出身子，擂鼓呐喊，嘲笑官军。官军见寨墙上全是妇女，便都不跑了。丁启睿知道这种情况，恼羞成怒，立刻下令要一鼓破寨，畏死不前者，就地正法。



官军重新进攻了。这次因丁启睿下了严令，加上错误认为只有百来个妇女守寨，所以不管寨墙上箭如雨下，官军仍象疯狗一般扑来，同时还抬着三个云梯奔向寨墙。



体纯知道情况危急，一跃上寨。宗敏把一段两百多斤重的树干举起，扔出寨垛，把云梯砸下去，回头对体纯喝道：“快下去，全体将士上马站队，听我的命令杀出寨去！”



正在这时，官军援兵赶来了。体纯听说官军增援，留在寨上观看。宗敏说：“慧英，你留这里守寨，不可大意。二虎，咱们马上出寨，把官军撵回商州。”



体纯拦住他说：“总哨，现在官军增援的人马已到，杀出去怕不行吧？”宗敏把体纯向旁一推：“胡说，现在杀出去正是时候，快跟我下寨上马！”说罢，走下寨墙，跳上白马。



体纯抓住他的马缰恳求说：“总哨，你大病之后，万万不可出战，要出战请你不要骑这匹白马，不要打你的大旗！”宗敏严声问：“为甚么？”体纯说：“自古主将临降，以不使敌人识出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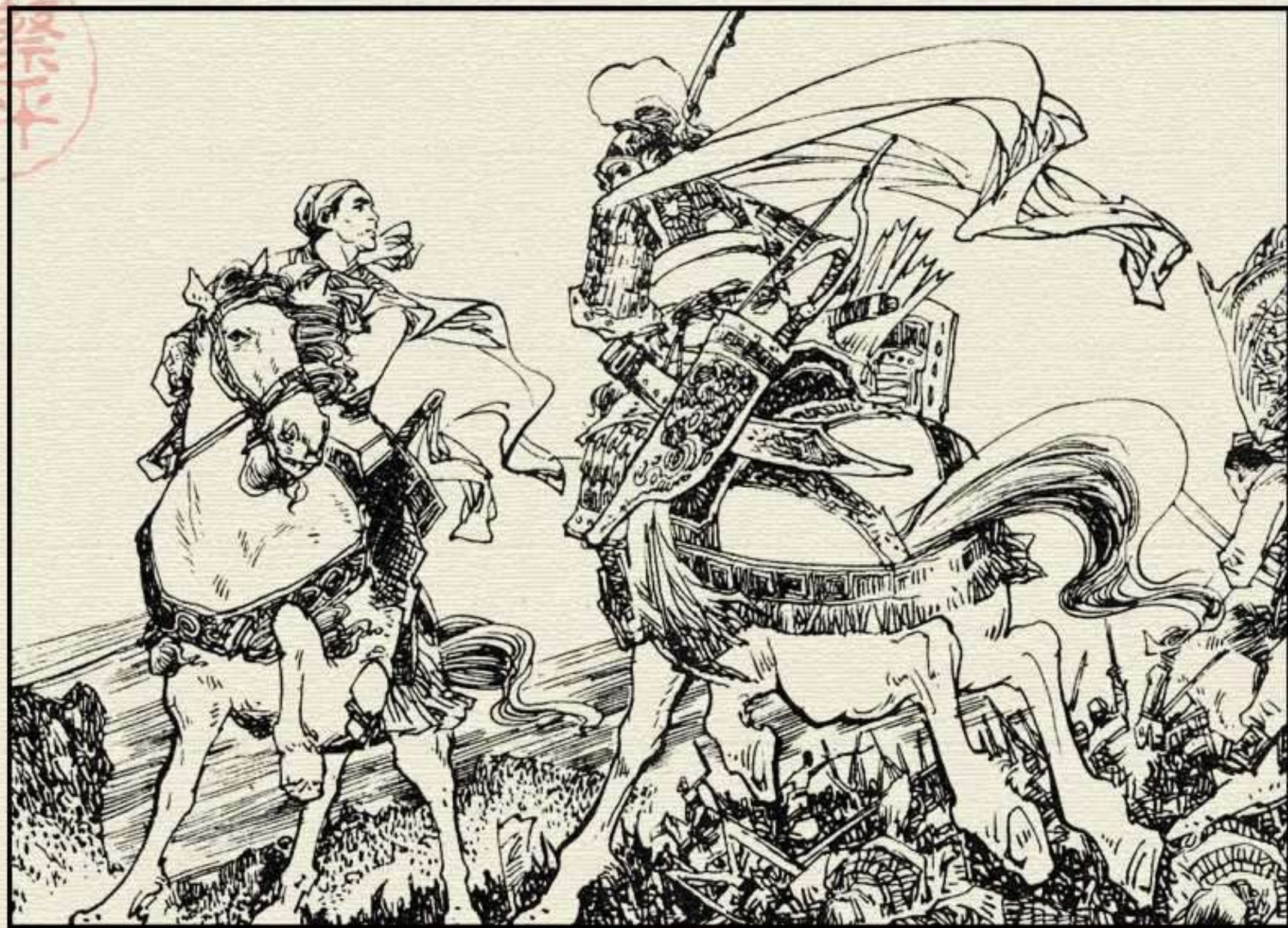
“如今敌我人数悬殊，我故意叫人们知道我刘宗敏亲自出战。休罗唆，火速出寨！”他见体纯还想劝他，一脚蹬开体纯，大声命令：“大旗走在前边，开寨门！擂鼓！”



丁启睿平日慑于刘宗敏的声威，突然看见他率领人马杀出，登时慌了手脚，赶快上马，由一群亲兵亲将保护着逃走。刹那间，官军队伍大乱，争先逃命。



新到的援军因前边溃退，如鸟惊兽骇，拔脚就跑。那些躲藏在密林、山沟和石洞中的逃难百姓，这时看见刘宗敏率义军追杀官军，到处呐喊而起，争杀官军报仇雪恨。



宗敏一直把官军赶过马兰峪，忽然有一名小校奉任继荣之命从老营飞马赶来，向他禀报：“总哨，官军那个千总给孩儿兵捉到，押送在老营。张鼐小将爷率领几百骑兵向清风垭疾驰而去。”



宗敏听了这个喜人的消息，断定是闯王已经胜利地平定了石门谷叛乱，派张鼐去支援清风垭，这才放了心。



他继续向前追杀了一里多远，觉得头晕目眩，很难再支持下去。于是他告诉体纯，再追杀一段路赶快收兵，守住马兰峪，休兵待命。吩咐完毕，就率领亲兵回老营去了。



宗敏回到老营，听了总管禀报，知道李过已驰援智亭山，便派人去告诉李过，夺回智亭山之后，立刻将摇旗抓到老营。吩咐完毕，他躺到闯王床上，没过片刻，就呼呼入睡。



李过昨天中午来到清风垭。他问了问智亭山一带消息，知道摇旗仍在那里同敌人厮杀，就把黑虎星的人留下一半守寨，另一半由自己率领，加上老营亲军全都带上，向智亭山方向进发。



队伍开到离智亭山十里地方，遇到一个荒凉的小寨，李过叫部队停下休息，埋锅造饭，另外派出小股游骑向智亭山方面侦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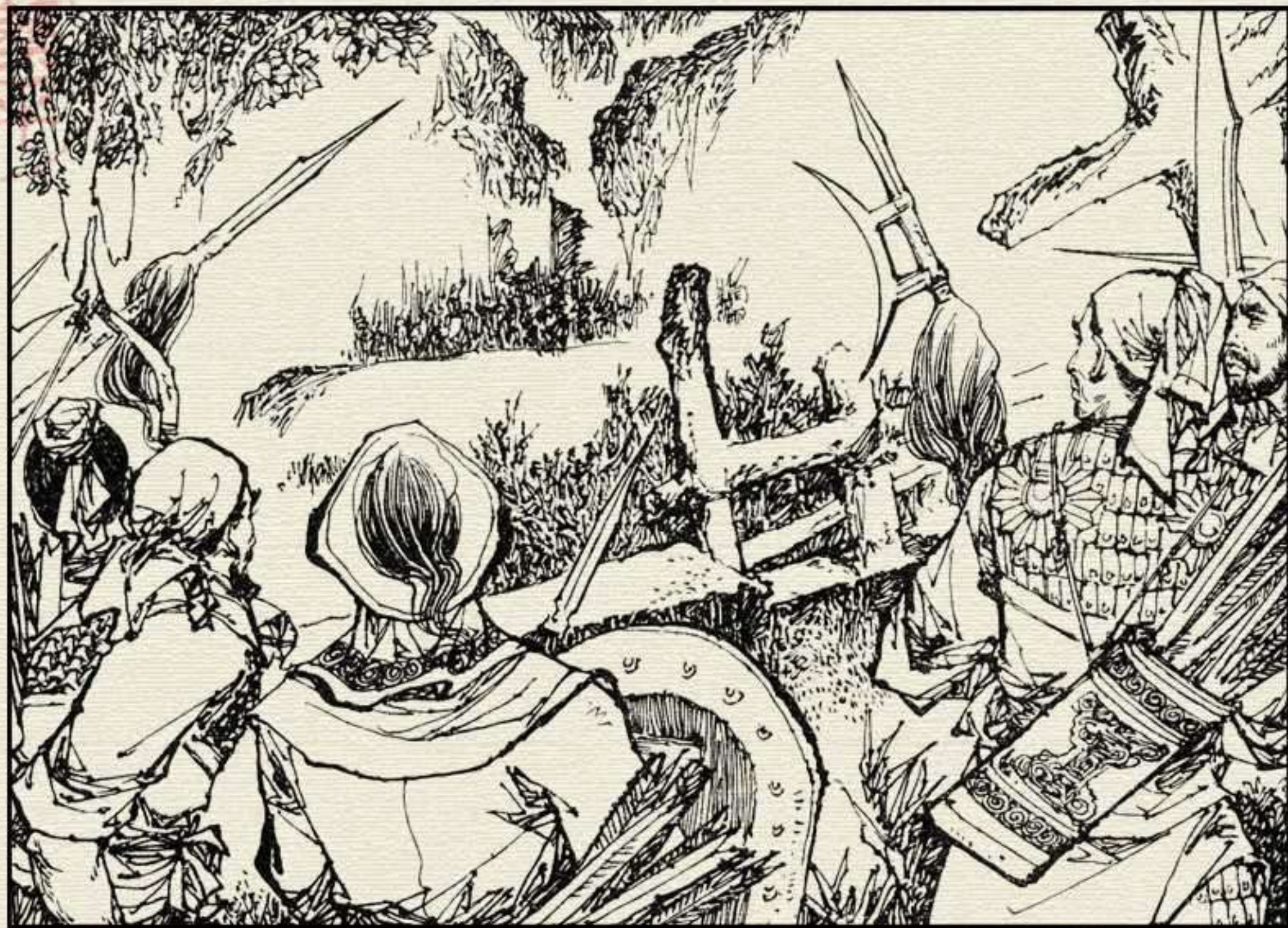
大家都担心此地离清风垭远，过于逼近敌人，不宜宿营。李过分明看出几个头领的疑惧心情，并不解释他选择此地扎营的用意，躺在门板上呼呼入睡。



不久，果然有一千多官军擂鼓呐喊而来。众头领赶快把李过叫醒，向他禀明。李过略微睁开眼皮，含着睡意回道：“不要管他们。敌人不到百步以内，不许叫醒我。”说毕，又呼呼入睡。



官军冲到离寨一百步时，一个亲兵把李过叫醒，李过隔着箭眼一看，见敌人已到寨边，下令说：“沉着气。快挑五十名会使长枪的弟兄，集合听我的命令。”



敌人见寨中毫无动静，生怕中了埋伏，只是擂鼓、呐喊、射箭。左右头领们急不可耐，希望李过赶快下令还击。但李过并不说话，只对大家轻轻摇手。



将士们紧张地屏声无息，一直等到敌人搬开了堆在路上的障碍物的时候，李过猛地站了起来：“射！”刹那之间，官军纷纷中箭倒地，队伍大乱。



李过把手一挥，大声命令：“停射！长枪杀出！擂鼓！”五十名长枪手突然杀出，使混乱中的敌人措手不及，登时被戳死一堆，在后边的一哄溃逃。



正在这时，李过又派出三十名骑兵随在长枪队背后追杀。大约追赶了三、四里，李过叫鸣锣收兵。沿途有不少受伤未死的官兵，又被补了一枪，只留下三名俘虏带回。



李过审问了俘虏，知道高夫人已经率领一支人马到了智亭山附近。郝摇旗虽已挂彩，却仍率领残部，咬住敌人不放。他明白高夫人用兵的用意，决定找个向导同她联系。



找了向导，正要出发。忽然清风垭飞马来报，说张鼐奉闯王之命从石门谷回来，率领四五百骑兵奔往商洛镇。宋家寨的人马全部被歼。



听了报告，李过高兴地对左右说：“咱们已经胜利啦！”随即重新发出命令：“传，立刻拔营前进，同高夫人在智亭山下会师！”



高夫人昨天黎明前得知智亭山失守，随即命马世耀前去增援郝摇旗，但未能奏效。她想石门谷发生了叛乱，闯王未必能分兵前来，只有夺回智亭山，方可挽救当前的危急局面。



她率领五百骑兵来到马世耀扼守的险要地方，先问明了郝摇旗和官军情况，随即对敌阵了望，想从那些散布在许多地方的野灶炊烟判断出敌人的宿营情况。



高夫人正观望敌阵地，刘芳亮的亲兵飞马来，对她说：“大夫派我来禀告夫人：刘将爷疮口的情形不好，怕支持不了三天。有一种药老营还有，请夫人想办法派人取来。”



高夫人知道刘芳亮受伤太重，虽然关照医生要精心治疗，但缺少药怎么行呢。她转望马世耀：“有办法派人去老营取药么？”马世耀摇摇头：“不行。如今敌人把大小路径都截断了。”



高夫人沉思片刻，用十分坚决口气对来说：“你回去告诉大夫：请他用心抢救，倘若不能保你们将爷支持三天，至少得保他支持到后天早晨。”



刘芳亮的亲兵头目含泪走了，高夫人继续了望敌营。等到暮霭沉沉，看不清路径时，她才策马回营，对马世耀说：“赶快传令吃饭，吃罢饭，将校们齐来听令！”



将校们到齐了，高夫人把目前商洛山中的危险局势告诉大家，说明夺回智亭山的重要性。她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觉得只有在智亭山同敌人决一死战，才能使义军转危为安，避免商洛山遭到血洗。



经过一番紧张部署，义军借着义勇百姓的坚强支援，对占据智亭山的官军发起了进攻，把敌人赶过一个山坡，逃进营盘，凭着寨栅对抗。



进攻的义军和百姓使用刀、剑、叉、木棍，没有火器，都不适宜攻寨。官军在寨栅内有不少火器，连放铳炮。攻寨的义军和百姓纷纷倒下，被迫后退。



高夫人看见百姓们虽然十分勇敢，但没有经验，生怕影响全局，所以她不顾危险，冲到前边督战。一个敌将率领二十几个人突然冲到她的面前，举刀就砍。



慧梅眼疾手快，未等刀落，一剑把敌将刺倒。但几乎同时，三支长枪从不同方面向她刺来。她在马上将身子一闪，从右边来的刺了个空，但左边来的一支长枪刺伤了她的左臂。



马世耀知道敌人已经认出高夫人，策马奔来，对她说：“这里太危险，你赶快后退！”高夫人坚决地说：“今天只有前进！世耀，你立刻率领骑兵向敌人猛冲！”



敌人见高夫人亲自督战，派几名射手躲在附近的几棵大树后向高夫人射箭。慧梅带伤继续作战，听见弓弦响，大叫一声：“夫人躲箭！”同时她将战马一横，用自己的身子遮蔽桂英。



高夫人躲过了一阵飞箭，而慧梅的右腿却又中了箭，翻身落马。马世耀见了大喝一声，跃马冲到，连砍死三个敌人，其余的人抛下弓箭向荒草中没命逃去。



高夫人一面吩咐人救走慧梅，一面策马奔到马世耀督战的地方，忽然发现各营盘的敌人正在撤退。她感到疑惑不解：“他们并没真正战败，为何急急撤退？”



眼见官军匆忙撤离战场，马世耀向高夫人问道：“狗日的逃了，赶快追吧？”高夫人说：“别急！官军队伍马上就乱，等他们的队伍一乱，咱们再追杀过去。”



果然，各股官军一离营盘，都怕义军追赶，互相争夺道路，秩序大乱。高夫人回顾马世耀，轻声说道：“追吧。”话刚说完，马世耀把宝剑一举：“追！不让一个敌人逃脱！”



这里道路本来就很狭窄，官军见义军奋勇追杀，更加争先恐后逃命。成群的官军和乡勇一见义军追到，一齐跪下磕头求饶。军资，骡马，盔甲，遗弃满地。



高夫人正勒马高坡，看着义军追杀敌人，忽见远远的有一小队义军，突入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直向龙驹寨方面而去。高夫人认出那为首的是摇旗，赶快派人追他回来，却没追上。



“难道摇旗要逃往河南么？”她心中正在疑问，白羊店来人报告：“我军伤亡惨重，坚守待援。”高夫人镇静回道：“知道了。你立刻赶回，说我军在智亭山大捷，救兵马上赶到。”



来人答一声“是！”拔马加鞭而去。高夫人赶快派亲兵把马世耀叫来，命他立刻集合八百骑兵同她回救白羊店，其余义军和百姓义勇继续搜杀逃散敌人，免留后患。



她刚吩咐完毕，又一个弟兄骑马奔来，向她禀报慧梅中了毒箭，性命难保。她不禁脱口而出：“啊！我的天呐！”随即转向马世耀，叫他赶快去安排，率领八百骑兵先出发。



因慧梅性命垂危，高夫人心如刀搅，吩咐一毕，策马向义军营盘奔去。刚到栅门前，一个亲兵向她禀报：“夫人，有一支人马从北边山口杀出，同咱们会师了。”



高夫人这时还不知道闯王已去石门谷，心中说道：“是他亲自来了么？”于是转身对张材说：“你快去看看，告诉来的将领，我在这里等他。”说罢，她看望慧梅去了。



高夫人仔细察看了慧梅伤口，知道这毒气还在迅速扩散，不禁心头发凉。她一面照料慧梅服药，一面安慰说：“慧梅，你不要怕。如今往老营这条路已经畅通，等老神仙一到，这毒就容易解了。”



慧梅是随着高夫人在战争生活成长的姑娘，作战十分勇敢，对死亡并不害怕。此刻，她最难过的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跟着高夫人征战。望着高夫人，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泪珠在眼中滚动。



高夫人忍住眼泪替慧梅盖好被子，转身对一个亲兵说：“你火速奔往老营，把慧梅和刘将爷的受伤情形对老神仙讲明，务请他今夜三更前赶到。”然后离开慧梅，去看前来会师的将领是不是闯王。



高夫人看出来前来会师的是侄儿李过，迎了前去说：“补之，你大病未愈，你二爹怎么叫你带兵上阵？”李过摇着头说：“不，是我自己要来的。老营只剩下总哨一人，我不来怎么行？”



高夫人愣了一下，问道：“你二爹到哪里去了？”李过痛苦地说：“石门谷杆子叛乱。我二爹没有别的办法，前日夜间亲自去处置。”高夫人一惊，赶快问：“叛乱可平息了么？”



李过告诉她，说未得到确实消息，只知小鼐子昨夜奉我二爹之命从石门谷率领数百骑兵赶回，奔袭商洛镇，扰乱官军之后。想来石门谷的乱子大概不要紧了。



高夫人听了恍然说：“啊，怪道这里的官军尚未战败就仓皇溃退！”她微微一笑，立刻又问：“老神仙现在何处？”李过回答：“他跟闯王去石门谷了。”



高夫人听说老神仙去石门谷，感到路途遥远，怕来不及抢救慧梅，心情沉重。她叫亲兵抄近路去石门谷请老神仙，随即把明远和慧梅的伤势对李过说了一下，就沉默了。



李过见他二婶心里难过，对她安慰了一番，请求任务。高夫人沉思片刻，就把白羊店告急的事说了一下，命李过前去督战。



李过走后，高夫人对防守智亭山作了布置，因为实在疲惫，又挂念慧梅，便勒马向营盘走去。离营盘没多远，听见背后有马蹄声飞奔而来，回头一看，就立马等候。



来的是张鼐，因今天义军打了大胜仗，兴奋地叫道：“夫人，我回来了。”高夫人淡淡一笑，说：“小鼐子，你补之大哥已经去白羊店了，那里情况很紧急，快率领你的人马去吧。”



张鼐说了一声：“遵命！”拨转马头就要走，可高夫人却叫道：“小鼐子，慢走。”张鼐见她脸色不好，欲言又止，感到奇怪，忙问：“夫人，什么事？”



“慧梅中了毒箭，看样子活不到今夜三更。你们情如兄妹，你去看她一眼，也算是替她送行。不要叫醒她，免得……”高夫人再也说不下去，一边对张鼐挥挥手，一边用袖子擦着眼泪。



张鼐听说慧梅中毒箭快要死去，只觉脊背一凉，鼻子猛地一酸。他随即跳下马，将丝缰绳扔给背后的一个亲兵，匆匆地跑进栅寨。



张鼐不好意思看慧梅大腿上的箭伤。虽然他渴望能同慧梅说几句话，但遵照高夫人的嘱咐，他不敢叫醒她，只得忍受痛苦俯下身子端详着慧梅紧闭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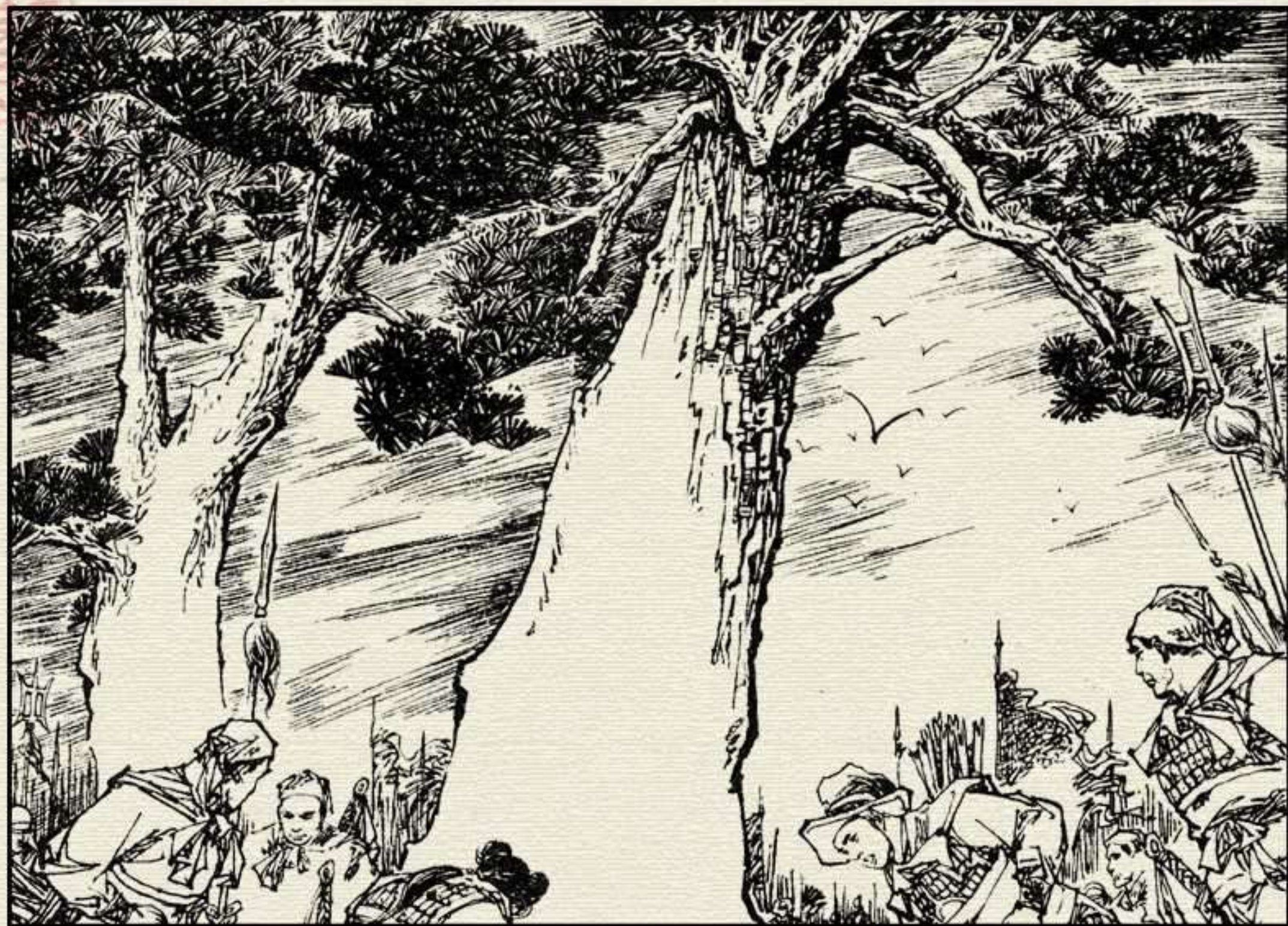
恰在这时慧梅醒来，她慢慢睁开双眼，向他看了一阵，轻轻说：“宝剑！”慧珠赶快取下挂在她头边松树上的青龙剑，跪下去，送到她的手上。



她恨恨地叹息一声，把宝剑递给张鼐：“你留下……杀敌！”张鼐明白了她的意思，接住宝剑放在她的头边，忍着眼泪说：“你的伤会治好的。你还要用它打仗杀敌。”



慧梅勉强摇摇头。但她从嘴角露出来一丝微笑，闭上眼睛，昏迷过去。张鼐以为她就要断气，哽咽叫道：“慧梅！慧梅！”



慧梅又醒了。她想回答，但舌头僵硬。忽然她想起来战场，想着高夫人还在战场上，心中一急，说出一句话：“你快去杀敌，保护……夫人！”说完又昏迷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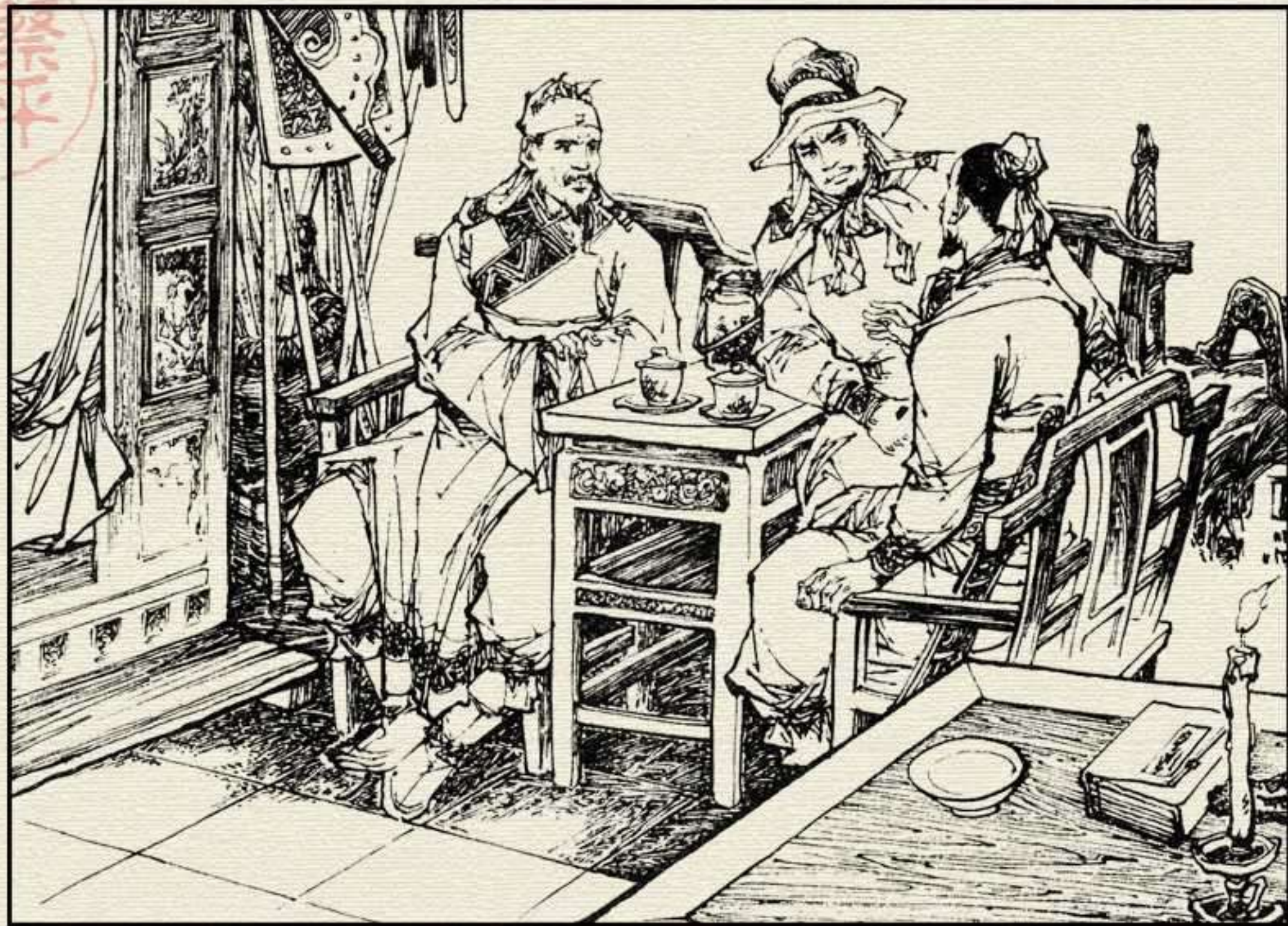
张鼐含着泪望了望她，转过身，哽咽着走了。当他走过慧梅战马时，那战马朝张鼐叫了几声。平日这匹战马的叫声十分雄壮，此刻它的叫声却好象十分悲哀。



张鼐回到高夫人处，高夫人告诉张鼐说，下午已经派两个人飞马去请老神仙，说不定会来得及，嘱咐他安心打仗。张鼐点点头，跳上战马，向白羊店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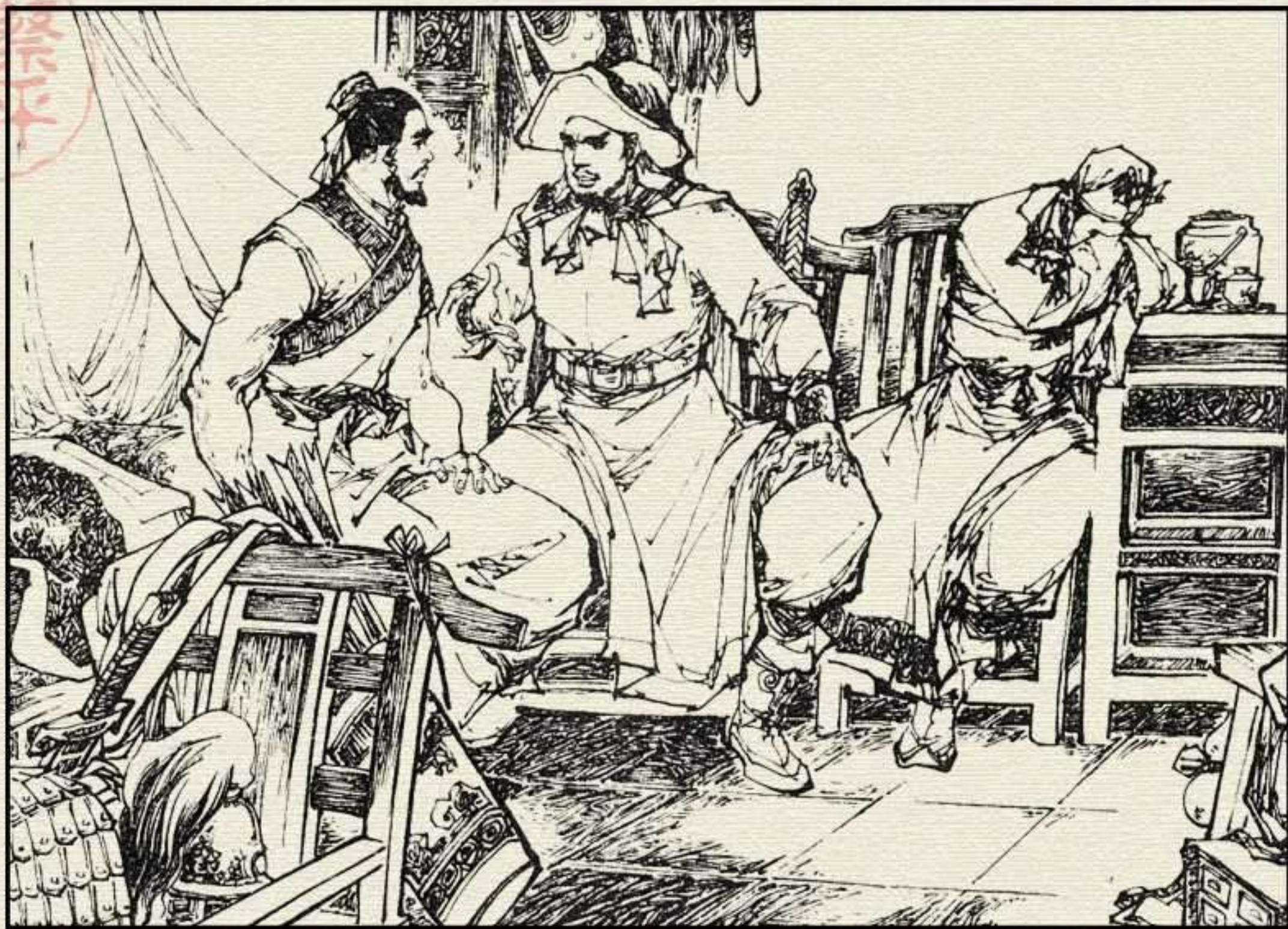
高夫人看着他去远了，抬头向老营的方向遥望。她担心尚炯纵然在老营，赶到此地救慧梅也未必来得及了，不由地叹了口气。



闯王和尚炯回到老营，见宗敏正睡着，不忍唤醒他。总管向他禀报了宗敏如何用计收拾宋家寨，收复马兰峪。自成一听，十分高兴，对医生说：“捷轩这两着棋真高，今日商洛山又转危为安了。”



宗敏梦中还在同敌人厮杀。他惊醒后睁开眼睛一看，知道自己在作梦，便大声问道：“智亭山有人来么？”坐在门口的亲兵听见他大声问话，赶快轻声说：“还没有消息，闯王回来了。”



“什么？闯王回来了！”宗敏霍地跳下床。自成说：“捷轩，我同子明回来半天了。”原来闯王本想早点去智亭山，但见医生谈着话就入睡了，只好暂缓动身了。



宗敏赶快问石门谷的乱子是如何平定的。听自成简单一谈，他激动地说：“杀的好！要是我去，至少得杀他娘的二三十人！”



自成正使眼色要宗敏小声，尚炯却醒了。他吃惊地说：“啊，没想到闭起眼皮朦胧一下就这么久！闯王，你留在老营休息，我赶往智亭山去。”自成说：“不！咱们一道去。”



宗敏把他们送出老营大门，小声对自成说：“闯王，摇旗因酒醉误事，丢了智亭山，你找到他，务将他斩首示众，以肃军纪。”自成回道：“等我弄清情况再说。”说罢跳上战马。



自成一行人马走过麻涧几里，遇见李过派来报捷小校，知道智亭山已经夺回。闯王大喜，命这个小校去老营向总哨禀报，随即同医生催马前进。



又走几里，接连遇到高夫人派来请医生的亲兵。自成因知慧梅中了毒箭，性命垂危，心中焦急，对医生说：“子明，你骑我的马，越快越好！”



闯王同尚炯换了马，随即替医生在乌龙驹的屁股上猛抽一鞭，打得它腾空一跃，快如流星而去，把一行人马撇在背后。



尚炯一路上马不停蹄，终于在三更前赶到了智亭山。高夫人喜出望外，奔向前去：“唉，尚大哥，可把你盼到了！”尚炯跳下马说：“要不是骑闯王的乌龙驹，这时还在清风垭哩！”



高夫人立刻把尚炯带进刚才专门为慧梅安排的帐篷中。尚炯一面询问他来之前的医治情形，一面察看慧梅的伤口，然后又切脉，脸色沉重。



高夫人心中七上八下，等他切过脉，小声问道：“还有救么？”尚炯沉吟回答：“毒气已入内脏，十分难治。幸而你派人从白羊店取来的药用量较多，使毒气稍受抑制，不然这姑娘没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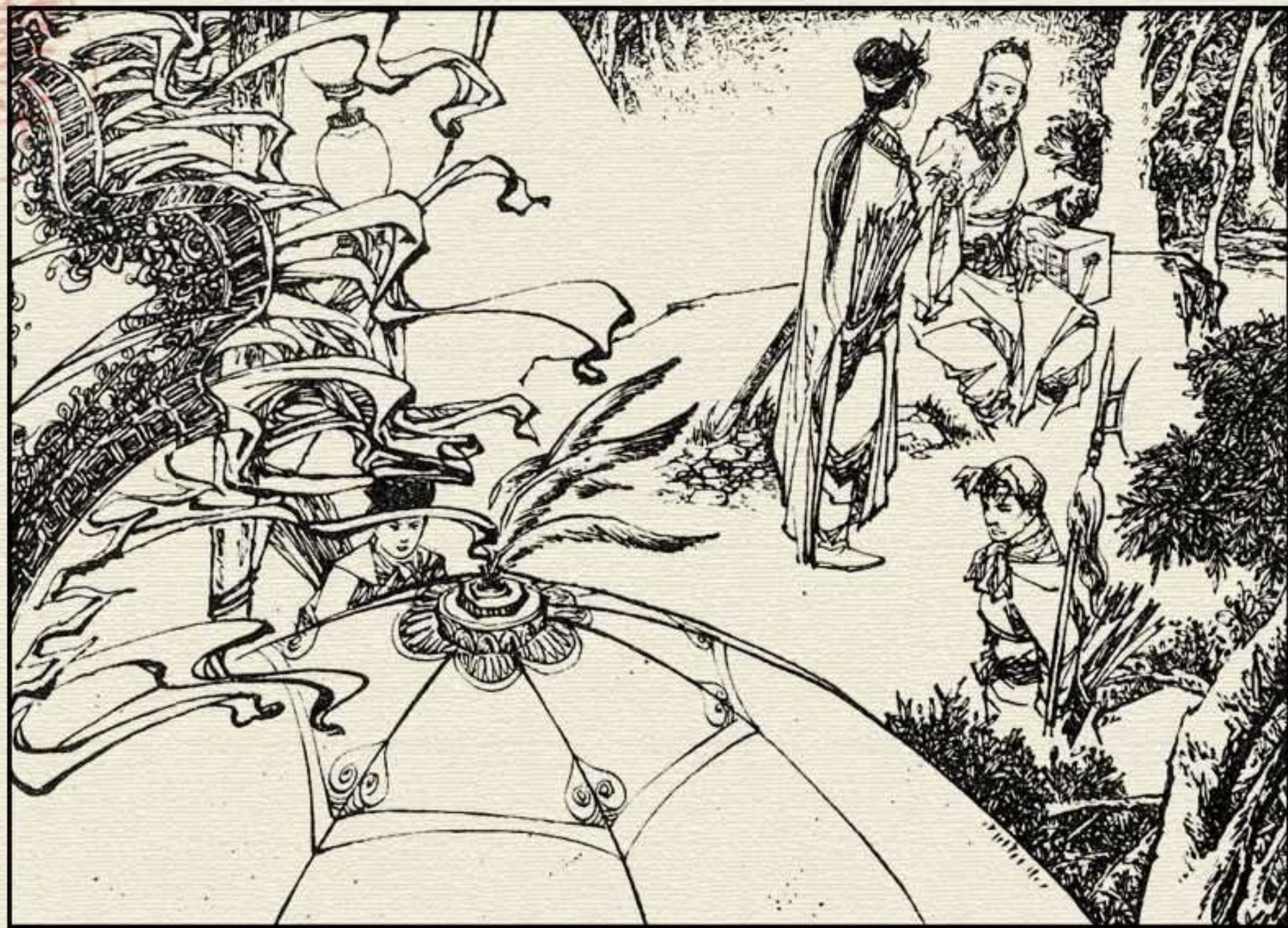
高夫人急说：“尚大哥，你无论如何得把她救活！”医生默默地取出三种药面用半碗开水调匀，交给高夫人。高夫人取了一只银匙，细心地亲自给慧梅灌药。



灌毕，医生在慧梅的伤口上敷了药，然后对高夫人说：“夫人，咱们暂且出去，只留一个姑娘守护。”高夫人同众人轻手轻脚地退出帐篷。她想到刘芳亮，小声问医生：“明远能不能保住性命？”



“他的伤势虽重，只要我明日清早赶到尚不为迟。”随即，医生从百宝箱中取出一种药酒，递给高夫人：“请夫人命人赶快送到白羊店，交给我徒弟，每半个时辰替明远灌一杯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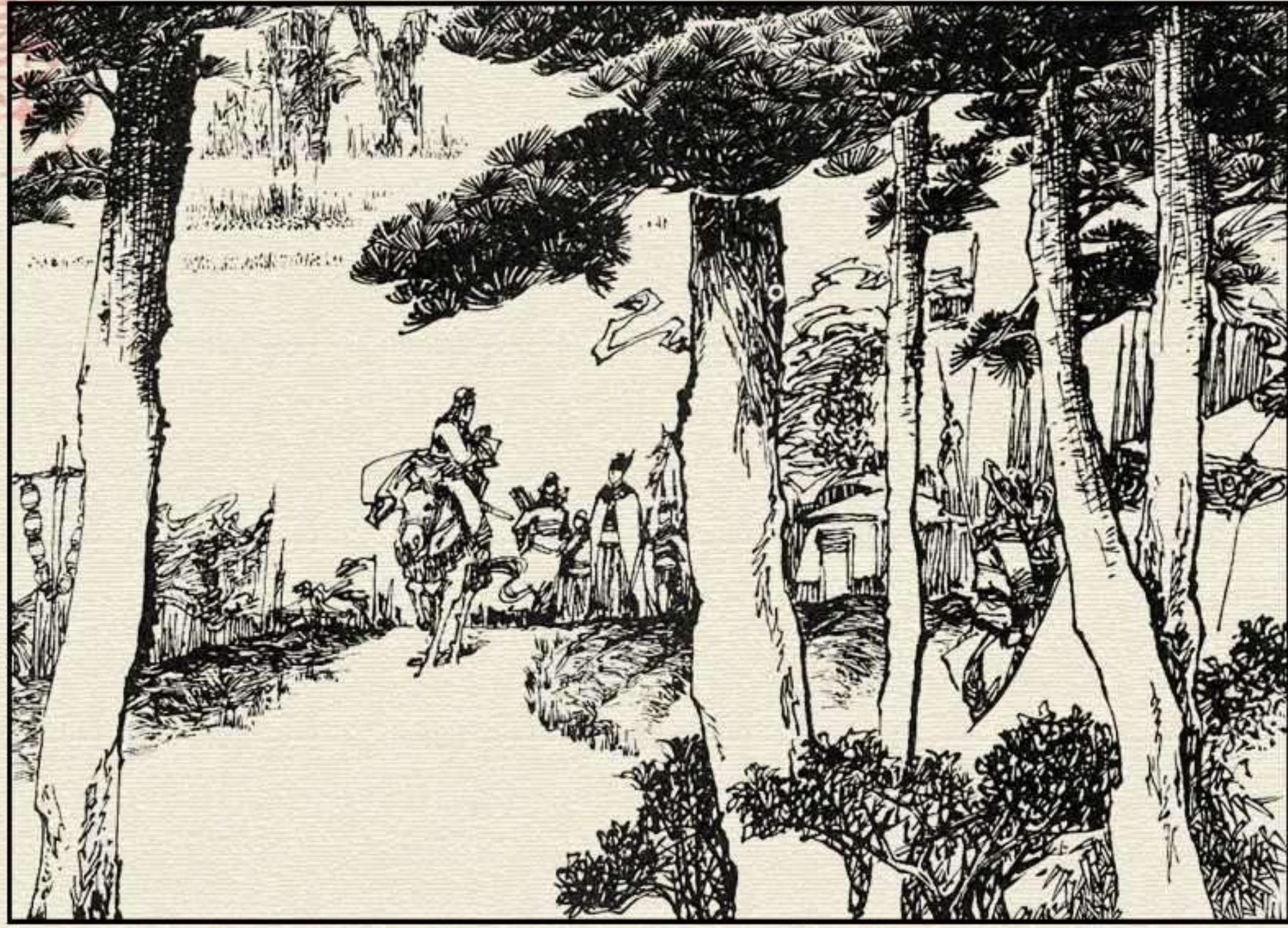
高夫人派人把药酒送走，又到慧梅的帐篷门口，探头望望，知道药吃过后尚无动静，便又回到原处，向医生问起自成现在何处，如何平息石门谷叛乱。



正说话间，慧珠从帐中跑出来，小声禀说慧梅呼吸很匀，眼皮微动，有似乎要醒来的样子。高夫人和医生心中一喜，立刻走进帐篷，守候在慧梅铺边，注视着慧梅动静。



过了很长一阵，慧梅的眉毛动了动，微微睁眼看看，随即闭上，发出呻吟。尚炯猛一高兴，嘘口长气说：“好了！好了！有救了！”高夫人也笑着说：“慧梅的性命亏你救了。”



医生给慧梅换好药，嘱咐慧琼如何精心护理，然后走出帐篷，见天色已经微明，就对高夫人说，他要去白羊店给芳亮医治创伤。高夫人见他如此劳累奔波，心情无比激动。



高夫人送走尚炯正要回山寨，恰好闯王来到。他们才说几句话，忽有亲兵来禀，说望见张鼐同郝摇旗一起来到。高夫人见闯王脸色铁青，问道：“你打算斩他么？”闯王没有回答。



原来，郝摇旗失守智亭山，自知罪行严重，但他没逃跑，而是不
断袭扰敌人，不让敌人从背后夹攻白羊店，身负重伤。高夫人收复智
亭山，他正要找她请罪，途中遇到张鼐，便同到这里。



郝搖旗聽說闯王已经到了智亭山，便忙到闯王面前扑通跪下：“我失守智亭山，任你处治，决不会有一句怨言！”自成冷冷地看他一眼，不说一句话，也不叫他起来。



正在这时，有人前来禀报，说黑虎星来了。黑虎星突然而来，完全出自成的意料之外。他吩咐张鼐派人将郝摇旗送往老营看管，听候发落，便同高夫人赶快往寨门走去。



黑虎星望見闯王夫妇，快步往前走，说：“闯王叔，婶娘！都怪侄儿不好，临离开石门谷时没安排好，让坐山虎挟众叛乱。”闯王搀他起来，见他身穿重孝，问：“你这孝……？”



黑虎星说，大前天，老娘病死了。我风闻坐山虎在石门谷很不安分，官军分成几路进犯咱们。我当天就将老娘装殓下土，日夜赶路来见闯王。请叔父治我的罪。



闯王听了黑虎星这一席话很受感动，连忙说了一些慰解的话。黑虎星也很高兴，转身叫他妹妹道：“黑姐儿，你傻什么？快来给叔父、婶娘磕头，快！”



从一群战马和弟兄中间走出来一个身穿重孝的姑娘，背着角弓，挂着宝剑，一脸稚气，上前来就给闯王夫妇磕头。高夫人赶快搀她起来，又叫亲兵取来十两银子作为见面礼，定要姑娘收下。



黑虎星兄妹的来到，可算是对各路义军的胜利锦上添花，喜上加喜。闯王下令：宰杀牲畜，犒劳将士，同时在智亭山的老营中为黑虎星兄妹接风。



吃过早饭，闯王不顾高夫人劝阻，急着要去白羊店看刘芳亮，黑虎星也急于去看李过，把一些要紧的事略作安排，便一同出寨。他们正要上马，忽然发现老神仙来了，就迎上前去。



尚炯先向黑虎星表示慰问，随即告诉闯王和高夫人，白羊店也打了胜仗，刘芳亮的性命不仅能保住，而且百日之内能重新上马打仗，请闯王和高夫人放心。



闯王听了十分高兴，问：“子明，你又使了一手什么绝招？”尚炯一笑：“没有什么绝招。当外科医生的只要心细、眼准、手熟，加上药好，就能多治好几个病人。”



尚炯为慧梅做了一次手术，手术之后，闯王见尚炯神色忧愁，低声问道：“怎么？这孩子会落个残废？”尚炯回答：“不会的。”闯王心中深觉奇怪，说：“那么你愁的什么？”



尚炯苦笑道：“闯王，将士们都称道我的医术，叫我做老神仙。我今天给慧梅医治创伤，深感自己医道尚浅。”闯王笑着说：“你如此不自满足，想得这么高，这么远，真令人敬佩！”



一天之后，闯王把白羊店交给马世耀，智亭山交给黑虎星，派张鼐驻守清风垭，命百姓义勇营开回麻涧整顿，随即同高夫人率领着一起人马返回老营。



在路上，闯王想，近两个月来，因为自己处境险恶，无法营救牛金星。如今打了个大胜仗，他的病也好了，商洛山中已经化险为夷，应该设法搭救牛金星才是。



到了麻涧，人马稍作休息，自成正在同医生商量打救牛金星的事，高夫人来问：“回老营后，你打算把摇旗怎么发落？”自成虽然胸有成竹，却望望李过和医生，沉吟不语。



尚炯明白他的意思，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留下来，日后还有用处。”高夫人见自成沉默不语，替摇旗讲情，希望从轻发落。李过看见高夫人想救摇旗，也只好点点头。



大家都把眼光注视在闯王的脸孔上，等他说话。他又沉默了一阵，说道：“等我回去审问之后，再决定如何发落。”大家都同意了。



回老营的路上，闯王又同老神仙小声商量打救牛金星父子之策。尚炯提出要亲自去河南一趟。自成怕他此去有危险，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派刘体纯去开封找关系搭救。



回到老营之后，闯王不管全营将士如何为胜利欢喜若狂，他自己却因义军和百姓义勇伤亡一千多人，官军的包围形势并未打破，一直在冷静考虑。



次日，天色未明，自成便走出老营。平日，这时已经有大队人马出寨去校场操练，而今天却冷冷清清。他感到心情沉重，心中说道：“哼，一切事情都坏在‘松了劲’这三个字上！”



他派人将中军叫来，问道：“为什么没人出来操练？”中军回答：“大家因大战刚过去，都想歇几天。”闯王严声说：“难道这次打了个胜仗就从此天下太平？不要忘记，如今天下还不是咱们的，官军还在四面围困着我们。”



中军觉得闯王说得有道理，连连点头称是。自成也想到大家的疲劳和大战后诸事纷乱，责任不全在中军身上，所以没有太动火，说完这些话就同亲兵们上马出寨了。